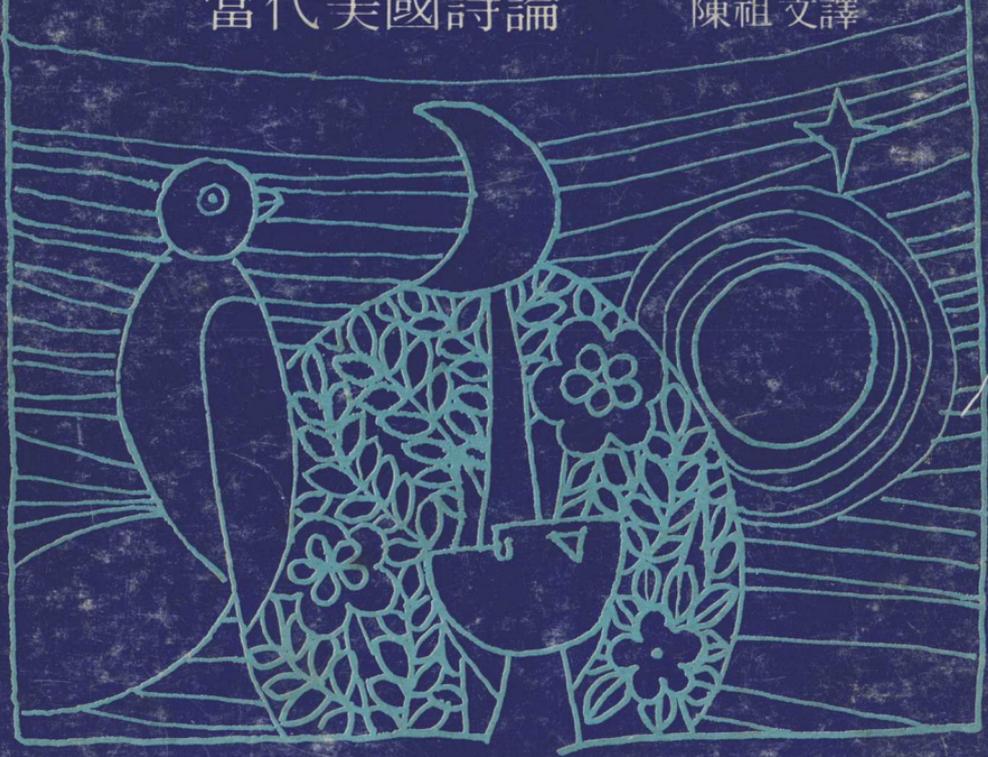


詩人談詩

當代美國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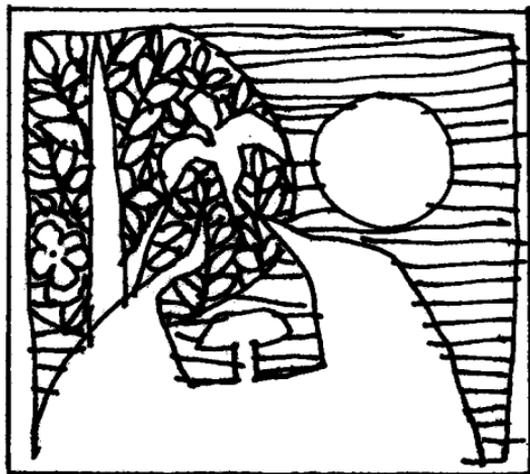
陳祖文譯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詩人談詩

——當代美國詩論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VOA Forum
Lectures edited by Howard Nemerov.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August 1975

詩人談詩——當代美國詩論

霍華德·奈莫洛夫 編

陳 祖 文 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局郵箱五二一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僑台字0066號)

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第一五一號

台灣總經銷：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82號 郵購劃撥帳戶13294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第一一〇一號

一九七五年八月初版

定價：港幣六元·新台幣五十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譯 序

一九七三—七四我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才有足夠時間翻譯這本書。最初，我擔心靠我一個人也許不能如期完成，於是和陳慧樺先生商量，請他分擔一部分翻譯工作。他只譯了五篇，如下：一、艾肯：「詩和現代人的心靈」；二、穆爾：「答覆奈莫洛夫提出的問題」；三、貝利特：「美國場景的追求」；四、吉柏特：「談一九六五年美國詩壇」；五、魏爾伯：「談我自己的作品」。陳先生譯了這五篇之後，因為自己研究工作太忙（他在攻讀博士學位，要寫論文），便不能多譯，剩下十四篇由我獨力支撐。還有一點必須聲明一下，他交給我這些譯稿，只能算是初稿，他既沒有充裕時間自己修改，所以修改工作只好由我負責。我真的很負責：把他的譯稿從頭到尾根據原文修改了

一遍——當然，順便也把我們譯法不同的譯名統一了。我說過，陳先生交給我的本來不是定稿，佳譯雖然可見，其中疏忽（甚至錯誤）之處也在所難免，每逢遇到這種情形，我所作的修改差不多就等於重譯。

這本「當代美國詩論」，原書書名是「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包括十九位詩人的講詞，曾於一九六九年通過「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加以廣播。這本書不是由某位學者撰寫的一部有系統的專著，而是由十九位詩人（雖然他們大部分也在大學執教）分別講話，然後再把那些講稿收在一起，印成這一本類似叢刊的集子。

在這本書裏，詩人們談詩的時候，往往「有詩爲證」，選出他們自己的詩（一首或一首長詩的一部分），或則用以說明某種概念，或則用以講述某詩如何產生。這些詩人自選的詩共計一百首左右，很多都可說是難懂，當然也就相當難譯。關於所謂難詩，我倒很想表示一些意見，不過應該另寫專文才好發揮；這裏姑且隨便談談。卜潤寧的詩我認爲難懂，但是他有些詩並非壞詩，例如「我是愛爾蘭的」一詩有句云：

While under high heaven and the low birth rate

Potato pickers fed the status quo,

高天在上，低生育率在下，

採拾馬鈴薯的人餵飼着現狀，

(把 *fed* 譯成「餵飼」是很有趣的譯法：一方面它忠於原文，另一方面它和「維持」發生聲音上的聯想——這種聯想不可能發生於原文，它是譯成中文才會有的意外收穫，我把它叫作 "bonus carrier" 詳見 *Tamkang Review*, Taipei, Vol. II, No. 2 & Vol. III, No. 1 拙文。)

讓我再例證卜潤寧技巧複雜的一面。在「我寫詩工作的幾個階段」裏（見本書一五三頁末段），他提及「離合體詩」(acrostics)。他說：

這些離合詩體將拚出我朋友們的姓名。……此處且舉兩個離合體，它們是選自我出版的「寒石的悲哀」中很長系列的二例。在第一首詩裏（下畧）……在第二首詩裏拚出的人名是 Truman Capote……

Capote 是美國小說家，因暢銷小說 *The Cold Blood* 而成名。此書已有中譯本：楊月蓀譯，卡波著，譯本叫「冷血」，台北書評書目社出版。以上是附帶提及的一點消息。我這裏想說的是卜潤寧的離合體詩。Truman 有六個字母，卜氏在一段詩的六行中分別安排了這六個字母，都在每行開頭處，Capote 一字亦然。爲了節省篇幅，現在僅舉 Capote 爲例，請看卜氏以下一段詩：

Captivity of itself, like the guitar's

Abundant silences, attracts the wind

Put forth for sorrow, the grief that wears

Only the landscape proper to its kind.

This folded bird, for all he bears another,

Endures a blizzard in one falling feather.

這段詩用各行每一個開頭的字母記載了卜氏友人的姓：CAPOTE。在我看來這是有意的安排，但卜氏却說這種指涉是無意的：“The reference is unconscious.”（一五六頁）這種說法，無論給它加以怎樣一層深的解釋，我總覺得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注意：我說的僅是小部分有關技巧的理論，至於全詩——就詩論詩——也許又當別論，因此我把我翻譯的這六行詩抄了下來，請諸位對照原文讀讀看，看它究竟是好詩還是壞詩（譯文不可能譯出卜氏的離合體，他友人的姓已在譯文中消失了）：

自行幽閉，像吉他豐足的

悄然寂然，吸引了因悲傷而

發出的風——那悲傷只呈現

和他表情相同的景色。

這摺翼鳥，假如說他再忍受一次悲戚，

他將忍受一場風雪，一根落羽。

這裏選邀的十九位詩人的講詞，有時恐怕會惹起或小或大的爭論。上面討論的離合體詩可以算作比較瑣細的例子。現在再舉一個從大處泛論的例子，談談柯索。柯索說：「……今日世上的詩人，其情況是惡劣的。在美國……（畧）……在俄國……（畧）……在歐洲詩人已經枯竭；在亞洲詩人並不存在……」十九位詩人中，柯索最爲特殊。他和本書另外十八位詩人都不同，他是敲打詩的先鋒之一，作爲詩人他自有其重要性；不過，說到理論（有說服力的、冷靜的、分析的），他的弱點便露出來了。首先，他措辭籠統，因此才說「在亞洲詩人並不存在」。我想他的本意並不是說亞洲沒有詩人，而是說亞洲沒有像他那樣敲打派的詩人。

明天我要把這本書的全部譯稿交出去，今天才趕寫這篇譯序，時間有限，也就是說，我應該停筆了。不過，在停筆之前，還有重要的一兩點要長話短說，那就是，「當代美國詩論」是頗有價值的一本書。就我個人來講，翻譯這本書確實獲益匪淺。在這本書裏，一部分當代美國詩人講他們的詩觀以及創作經驗，而且，談這些經驗時不可避免地要舉例說明，這樣，把寫詩經驗和對於某些詩的討論合起來談，具體、有趣，並且也最可貴，因爲單是讀那些詩的時候可能有些地方我們不易瞭解，不易確定，現在經詩人親自指明，我們得到的不只是樂趣，而且更是在它處得不到的知識。

這中譯本的主要對象有三：一、大學外文系或其他專校開美國文學課程的教師和學生，特別是學生，他們讀原書我想一定有些困難，可以參考本書。二、對於喜歡現代詩的人，本書是會有幫

助的。比如寫長詩的問題，柏瑞曼，司密斯和其他幾位詩人都在這裏提出他們的見解。三、一般對當代美國文學有興趣的人。比如，也許你知道六十年代美國詩壇的大勢，「吉柏特談一九六五年美國詩壇」便是一篇合乎你需要的很好的講詞。

陳祖文 一九七四、六、卅 台北

原書前言

我們的「討論會叢刊」，就其學術意義而言，都可稱之為「訓練」。當然，詩決不屬於此種意味上的「訓練」，實際上，它似乎不能接受界說和限制。因此，與其說詩是什麼，還不如說詩作些什麼。一首詩為讀者——真正的讀者——所作的事不止一端，但此等事中有件就是把詩人認為已知的現實當作某種發現而傳達出來。這一過程當然是個人的——屬於詩人個人，也屬於讀者個人。所以，在由十九位代表性的美國詩人所作的這些談話中，我們提供的並非是研究學術的體式，而是十九種高度個人的傳達與詮釋藝術的觸探方法。

協調本叢刊並且選邀撰稿人是由霍華德·奈莫洛夫負責，他曾請撰稿人就下列問題發表意見：

一、自從你寫作以來，你的作品在特性或風格方面是不是有重要變化？

二、詩是否有，是否已經有或以前是否有過「革命」，或者只是一套中看不中用的技術上的把戲？

三、在本世紀裏，這個世界是否變了，此一問題是否曾在寫詩方面佔據了你的心？你的作品可是心中描繪新人性的出現，不管變好變壞，或者還是把許多明顯的變革看作主要是因為工業技術的發展所造成的？

四、文學批評的正當功能為何？是否有一種批評是你所佩服的（你能同意的）？

四個問題就是這樣。但奈莫洛夫先生非常明智，他並未試圖用他的計劃綱領束縛詩人，並未把不切實際的一致性勉強叫詩人共守。他讓那些問題只供指示一般方向之用。結果，十九位詩人固然都以各種方式處理了詩人如何看現實以及他有何話說這一個中心問題，但同時他們也處理了許多旁的問題。有些人告訴我們詩是什麼，還有些人告訴我們過去半世紀在美國社會作一個詩人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講的主題來自最廣泛的經驗範圍：宗教、太空、靈視、語文。

雖然在所有的文藝類別中詩是最不像歷史（之忠於史實），可是這本書却成爲二十世紀中期無價的美國小風景畫；「討論會叢刊」中「美國小說評論集」可以看作社會寫照，但這本談詩的書却不同，它收集了十九幅側面剪影，而這些藝術家都是自己覺知的，慎重而關心的，敏於欣賞而善發言的；他們現在把自己奉獻出來，運用現代感性的語言爲我們傳達了這一世界的真實而善的現實。

目錄

康拉德·艾肯 (Conrad Aiken)

3 詩和現代人的心靈

梅瑞安·穆爾 (Marianne Moore)

13 答覆奈莫洛夫提出的問題

理查·艾伯特 (Richard Eberhart)

29 我怎樣寫詩

J·V·肯寧罕 (J. V. Cunningham)

71 幾種短詩

班·貝利特 (Ben Belitt)

89 美國場景的追尋

巴巴拉·郝斯 (Barbara Howard)

113 一種詩觀

J·M·卜潤寧 (John Malcolm Brinnin)

137 我寫詩工作的幾個階段

約翰·柏瑞曼 (John Berryman)

175 對一個問題的答案

傑克·吉伯特 (Jack Gilbert)

195 談一九六五年美國詩壇

瓦薩·米勒 (Vassar Miller)

211 何謂詩人

羅伯·鄧肯 (Robert Duncan)

243 朝向開放的宇宙

梅·斯溫遜 (May Swenson)

267 科學時代詩的經驗

里查·魏爾伯 (Richard Wilbur)

287 談我自己的作品

葛瑞葛里·柯索 (Gregory Corso)

307 我如何起步……以及我現在作何感想

W·J·司密斯 (William Jay Smith)

323 為詩設一框架

瑞德·惠特摩 (Reed Whittemore)

351 從發現的觀點看詩

第奧道·懷斯 (Theodore Weiss)

377 古典的現代化和現代的古典主義

詹姆斯·狄克曼 (James Dick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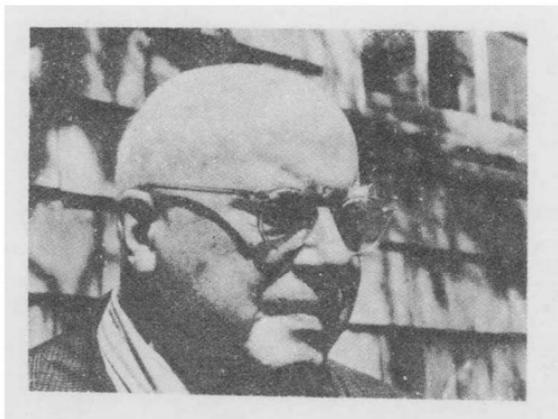
405 詩人顯示自己

霍華德·奈莫洛夫 (Howard Nemerov)

427 關注與服從

◆ 康拉德·艾肯

詩和現代人的心靈



康拉德·艾肯 (Conrad Aiken)

康拉德·艾肯是一位卓越的美國詩人，批評家和小說家。他於一八八九年生於喬治亞州的沙芬拿，小時在喬治亞州和馬薩諸塞州上過公私立學校。他大學的母校是哈佛，一九一二年在那裏畢業。從一九一四至一九六三年的五十年間，他陸陸續續都有詩集出版，這段時期，美國文學輝煌而富饒，他個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日晷」的編撰者，倫敦「文廟」和「倫敦水星」駐美的通訊員。有三年，他也是「紐約客」駐英的通訊記者。他有數本小說最近曾再版，頗獲佳評。艾肯的重要詩作可在「詩選集」、「詩集」、「零爵士的晨歌」裏找到。其他散文作品包括「一位評論者的ABC：批評集」和「短篇小說集」。

詩和現代人的心靈

自一九一五年以來，我就經常是美國詩頗為有力的批評者，「日晷」的編撰者，倫敦的「文廟」和「倫敦水星」駐美通訊記者，以及三本美國詩選的編者。顯然，在本世紀初，我就必須站穩立場，不僅要決定詩該往哪裏走，而且也得肯定，做爲一個詩人，自己必須往哪裏走。在我於一九一九年出版的第一本批評集「懷疑論」(Scepticism)裏，我就曾在一篇題爲「生命的辯白」(Apologia Pro Specie Sua)的序文裏，頗爲坦誠的談到這種牽涉。總之，我強調說我們每個人都曾在嘗試把詩推向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不偏不倚的批評只是幻想。當然，那時所謂的新詩正由佛洛斯特，羅賓遜，馬斯特斯，意象派的龐德，艾略特，渦紋派詩人以及在紐約的一羣叫做「另一些人」(Others)

所推出。我自己在這場混戰中的位置是中間偏左，假使我們把羅賓孫當做中間派的話。我反對意象主義者與「另一些人」所提倡的把詩分割零解到極端的地步，且曾在一九一七年評論「普魯弗若克與其他觀察」（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時提出，艾畧特叶韻的自由詩，根本並非真正的自由體，而只是一種受高度控制和裁削的體裁，它可能是文壇上可找到的最好指標，詩的形式和聲調不妨循這方向走。

這過早的判斷已被時間證明為正確。大部分「最新奇」的所謂新詩，如今不是已經過時，便已消逝，從此，在我們所看到的遠景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詩壇上並未發生過什麼真正推翻一切的革命，而只是一種有秩序且極合邏輯的發展，從美國和歐洲的過去推行下來。誠如詹姆斯在他較早的霍桑研究裏所說的，我們知覺到我們過去的貧瘠，或者無論如何我們的過去並未富饒，至少有些人這麼想；這局部地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年輕作家脫離本國而去歐洲的事實，它更提供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和艾畧特——從一九〇八年開始，我們在哈佛即是好友——曾談到我們需要一種比已有的更為充實的化學溶液，一種可以涵泳其中、呼吸其中的更佳氣氛。那將怎麼辦呢？正如我們所知，艾畧特選擇了法國以及那時的法國「現代」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爆發並且他未定居英國以前，他把這種創造液注入其脈管。我自己則喜愛英國傳統，也在英國住了好幾年，因為那顯然是我所需要的。不久，另一個戰爭的機緣把我遣回美國。在這裏，我發覺祖先的根源緊抓住了我——我必須在這裏永居。

事實上，詹姆斯，艾畧特，和我自己以及所有其他的人，曾以為這個國家沒有充足的文化傳